

書名 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清 張竹坡 評
卷 冊十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編號 D8644800

全像金瓶梅詞話 第十九冊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彭城張竹坡批評

第一奇書

玩花書屋藏板

科2972

金瓶梅

斜
2902
(19)



双紅堂
小說
49(19)

十

第七十五回

此回寫金蓮洵氣乃先之如意總為金蓮洵氣之想也

申二姐之見怒于春梅而月娘乃與金蓮合氣何也日以春梅實以玉簫故也玉簫又月娘之婢也玉簫婢私書童金蓮之所目賄者也意中豈不曰爾婢私人而不知乃責我婢之罵人且曰妳子私主而不管乃管我婢之罵人况乎自不憤吹簫其心高氣傲已爭十二分体面蓋自有瓶兒以至于今方得其死後一暢不知不覺諸色盡露驕矜氣象且日自元夜游行之志今即以瓶兒之衣酬之其滿為何如乃月娘一語拂之宜乎其不能耐矣而壬子之期又誤故滿腹矜驕滿足變為滿腹拂逆不憤以與月娘鬧蓋猶欲為憶吹簫之稿

科2972

(19)



也不知月娘止見春梅不見玉簫甚矣。不修其身無以齊其家。月娘無以服金蓮。西門亦無以服月娘。皆不修身之謂也。信乎作者以陽秋之筆。隱罪月娘。而以玉簫明之醜也。前文教衆人到嬌兒房中去。是一番羞怒。此回月娘說春梅。而金蓮護短。是一番羞怒。西門護短。又是一番羞怒。此月娘洵氣之由。而皮襖又是一番心事。合在其中發出。却不在此帳算也。

皮襖者。嬌兒之衣也。乃月娘金蓮爭之。直將其牆頭二人。公同遞物心事。說出。夫月娘金蓮。西門慶之妻妾也。瓶兒花家之人。三者并未謀面。乃一旦月娘爲之設法。用盒拾銀。金蓮月衣春梅鋪毡。牆頭遞物。不啻與瓶兒一鼻孔出氣者。財之

爲事也。夫財在而月娘有心。金蓮豈無心。乃銀物俱歸上房。而金蓮之不憤。可知其挑月娘。西門不合于瓶兒入門時。蓋有由也。至于瓶兒入門。問金髮髻。西門語詞之間。上有愧色。况衆妻妾乎。其爭其妬。大抵由財色而起。夫財色有一已足。亡身命瓶兒。雙擅其二。宜乎其死之早。並害及其子也。至于死。金蓮快而月娘亦快。金蓮快吾之色無奪者。月娘快彼之財全入已。故瓶兒着完壽衣而鎖匙已入上房矣。此二人之憶畏也。乃金蓮之隱易知。而月娘之隱難見。今全于皮襖發之。何則。金蓮故曰。他人之財。均可得也。而月娘則久已認爲己有矣。一旦西門令二婢一奶子守之。已不能耐。然而月娘老好巨滑人也。回心一想。卽守之于花樓下。乃我之外庫耳。

目可息人之爭。故從之而不逆。今忽以皮襖與金蓮是凡可取而與之者。皆非我所有也。能不急爭之乎。然而老奸巨滑者。必不肯以此而爭之。則春梅一罵之由。正月娘尋之而不得者也。而金蓮又有滿肚不憤。乃一旦而對面。不至于撒潑不止也。寫月娘金蓮必淘氣而散者。一見西門死後不能容金蓮之故。且瓶兒先疎後合。金蓮先密後疎。正兩兩相照也。寫月娘以子挾制其夫。處真是諸妾之不及。真是老奸巨滑。以此而知。從前燒夜香俱假也。作者特用陽秋之筆。又寫一隱惡之月娘與金蓮對也。

前瓶兒來。月娘掃雪。蓋與瓶兒合也。却是玉樓生日。此與金蓮淘氣是與金蓮疎也。却又是玉樓生日。遥遥相對為一大

章法大略應

金蓮撒潑之先。却寫一玉姐含酸。夫玉姐自入門時。至今何日不含酸。乃此日不能寧耐。何哉。蓋有懲于瓶兒也。何則。元夜取皮襖。玉樓瓶兒皆有皮襖者。也是二人乃一體之人。今幾何時。而瓶兒之衣已入他人之手。固應于伯爵家赴會時。觀金蓮翩翩之能。而自動前車之悲也。况瓶兒之財。人爭利之玉樓。亦幾幾乎續之矣。明眼人豈不自知。固一念及而薛媒婆之恨。已悔無及矣。此處且含酸。特為李衙內引也。用又作者散場之筆。而何其神妙如此。

未娶金蓮。先娶玉樓。未散金蓮。先散玉樓。信乎。五母為金蓮之襯登文字也。



一路寫金蓮得意不持瓶兒死後諸事快意卽李桂兒被拿
又是第一快心之事蓋欲爲金蓮放心肆意于敬濟以逼到
武二哥手故不得不爲之極力寫其肆意快意之極也桂兒
寵而金蓮受辱月兒寵而金蓮之出身處受污總之作者深
惡金蓮處處以娼妓醜之且以娼妓醜其出身之處也
爭鋒毀院後月娘瓶兒始合驚走三官月娘金蓮已離又是
絕大章法蓋前桂兒敗而月娘快金蓮亦快兩快而瓶兒容
與其間矣此文桂兒敗而金蓮愈快月娘未必快愈快則驕
未必快則怒宜乎金蓮月娘之共相對敵也月娘未必快者
何蓋以乾女故也看其前文爲桂兒說東京人情此又爲桂
兒解釋三官儼然一李三媽之不啻甚矣作者特用大筆如

椽寫一桂兒蓋欲罵西門慶之妾爲娼而使其妻爲老鴇兒
也故寫月娘純以陽秋者以此混混昏昏者誰其知之

看他寫相罵時却夾寫玉樓嬌兒大妗子三尼諸人真是心
閒手敏而雪娥必至鬧後方言大姐在坐面無一言者各人
心事如圖蓋雪娥自快而大姐爲瓶兒快之也至于放去姥
姥又是絕妙乖滑之筆分明借姥姥越端却是借起端爲省
筆不然月娘罵姥姥固不妙姥姥阻金蓮與不阻金蓮亦不
妙文字大是碍手不如一去之爲暢快好寫也
金蓮入門時大書其顛寒作熱聽籬窸窣蓋以一筆貫至此
回也

月娘罵處却都是說見雪娥舊話是代從前受怨之人一齊

發泄然則怨怒之于人大矣哉。

此處寫玉樓其雲雨處與雪夜燒香之月娘一樣而西門亦是一樣抱慚然而玉樓自是含酸月娘全是做作前後特特相映明明醜月娘也。

夫寫相罵之時乃插三尼可謂了中間筆矣乃直寫至看狗其間為何如哉。

玉簫學舌作兩番寫其相罵時亦作兩番寫中用拉勸者一間也。

篇內寫月娘相罵忽人金蓮知桂兒被惱之言不是閒扯蓋特寫金蓮于瓶兒死又桂兒辱一片得意嬌人神理為金蓮數月來月娘之所不能寧耐者也如內插判都監事明言刑

棘起于庭前行見月缺花殘芳園茶蕪為歌舞者報一傷心之信也豈泛泛寫之交遊之人乎。

上文寫一吃粥之金蓮此回又寫一效尤之如意兒總為痘癰吮痔者極力醜之也。

寫月娘挾制西門處先以胎挾之後以死制之兩以瓶兒之前車動之誰謂月娘為賢婦人哉吾生生世世不願見此人也。

寫西門踢玉簫亦偏愛常情乃不知作者特特點出玉簫吹散梅花之故也。

申者七月之數也。逮至七月將衰又申者金也。金風新來宜平金蓮母子之所必爭者也。郁者鬱也。鬱春意於將來。自當

與春梅相合况韓者寒也秋來則寒寒至有秋故申二者必
韓道國家薦來而此後至西門死金寫雪月時節是知由此
秋風而漸引也

月娘怒金蓮說桂姐事只我知道又為乾女兒護短

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為護短金蓮發醋

詩曰

雙七蛺蝶繞花溪。

半是山南半水西

故院有情風月亂。

美人多怨雨雲迷。

頻開檀口言如織。

漫托香腮醉似泥。

莫道佳人太命箱。

一鶯啼罷一鶯啼。

話說月娘听宣畢黃氏寶卷各房宿歇不題單表着金蓮在角門
邊撞見西門慶相携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在床上影便問你

怎的不脫衣裳那西門慶揀定婦人笑嘻嘻說道此婦兒在日直

昔之感今人我特來對你說聲我要住那邊歇一夜兒去你拿那淫

器包兒來與我婦人罵道賊牢你在老娘手裡使巧兒拿這面子

話兒來哄我七剛纔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

來問我明見處亦這是你早晨和那淫刺骨啗定了腔兒過來人

得張大戶家自可人嗔道頭裡使他來送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小賊淫

刺骨把我當甚麼人兒在我手裡用刺子我還見李瓶兒時叫你

活埋我雀兒不在那窩兒裡我不錯了文字如玉蓮環西門慶笑

道那里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頭兒你又說他的不是愛婦人

沉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不許你拿了這包子去和那捥刺骨弄
答的纏七纏七的到明日還要來和我睡好乾淨兒預計王西門
慶道我使慣了你與我怎樣的纏了半日婦人把銀托子掠
與他說道你要拿了這行貨子去西門慶道與我這個也罷一
面接的袖了趑趑着脚兒就往外走情景逼肖婦人道你過來我
問你莫非你與他一鋪兒長遠睡既睡矣而不許其長遠恐其長
年怕麻惹的那兩個丫頭也羞恥是瓶兒已無故只是睡那一回
兒還放他另睡去西門慶道誰和他長遠睡說畢就走婦人又叫
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分付你慌怎的妙絕是深思遠慮不許其去
續一團西門慶道又說甚麼婦人道我許你和他睡便睡不許你
和他說甚閒話叫他在俺們跟前欺心大胆的上文不許其長遠
睡即是為此意因



一時不便出諸口中故止云不許其長遠睡然又細思既放他去
睡焉能斷其不長遠不說話故有叫回明說心事總是提筆此七
將人情寫我到明日打听出來你就休要進我這屋裡來我就把
你下截咬下來映意蓮得意時防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瑣碎死
了二句是走着一直走過那邊去了春梅便向婦人道繇他去你
管他怎的婆七口際媳婦耳頑倒沒的叫人與你為冤結仇此等
推身親其地者使之悞了咱娘兒兩個下棋一面叫秋菊關上角
門放桌兒擺下棋子兩個下棋不題且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
內掀開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綉春炕上吃飯是薛姑子見了西
門慶慌的跳起身來西門慶道你們吃飯於是走出明間李瓶兒
影跟前瓶兒安在西門此時對不一時如意兒
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這里冷你往屋裡坐去罷這西門慶就一

把手摸過來就親了个嘴。立春日慧一面走到房中床正面坐下。連這照火爐上頓着茶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是合同如意兒在炕邊烤着火足站立問道爹你今日沒酒還有頭裡與娘供養的一桌菜兒一素兒金華酒。即有燒鴨子下之留一預備篩來與爹吃西門慶道下飯你們吃了罷。瓶兒不後問矣只拿幾個果碟兒來我不吃金華酒一面叫綉春你打個燈籠往藏春軒書房內還有一罈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篩與我吃綉春應諾打着燈籠去了迎春連忙放桌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姐你揭開盒子等我揀兩樣兒與爹下酒于是灯下揀了幾碟精味果菜擺在桌上。寫來的是以死之瓶兒房中良久綉春取了酒來打開篩熱了如意兒斟在鍾內遞上西門慶嚐了嚐十分清美如意兒就挨近桌

邊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剝炒栗子與他下酒迎春知局就往後邊門房內與綉春坐去了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就叫老婆坐在他

膝蓋兒上樓着與他一通一口兒飲酒。是先站立蓋一面解開他

對衿襖兒露出他白馥七酥胸手揣摸他奶頭誇道我的兒你

達七不愛你别的只愛你到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一般樣兒我

樓你就如同樓着他一般。直與翡翠軒對照所如意兒笑道爹沒

的說還是娘身上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皮膚也中中兒的紅白

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到白淨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子倒是

他雪姑娘生得清秀又白淨。又與蕙蓮雪洞中語一又道我有句

話對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的仙子兒要與我他要問爹討娘

家常戴的金赤虎。曾几何時諸物分去殆盡此又正月裡戴爹與

了他罷西門慶道你沒正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
與你七娘的頭面箱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細較已盡去矣
不得知深文曲筆寫月娘老奸巨滑隱利人財處而如意迎春且
金蓮上氣大都在爭瓶兒之物居多意者一草一木不與人動也
○如意迎春乃守瓶兒房中者瓶兒細軟俱去且不得知彼金蓮
烏得而知之乎皮襖之要宜乎其不看頭勢也此處自是作者用
意寫月娘處豈是描寫如意要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也罷你還
物與蕙蓮要香茶同年而語也
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就磕頭謝了兩個吃了半日
酒如意兒道爹你叫姐來也與他一杯酒吃惹他不惱麼西門慶
便叫迎春不應總是寫死耗老婆親走到廚房內說道姐爹叫你
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甌酒與他又揀了
兩筋菜兒放在酒托兒上那迎春站立傍邊一面吃了如意兒道
你叫綉春姐來也吃些兒迎春去了回來說道他不吃了就向炕

不圖香

上抱他鋪蓋和綉春廚房炕上睡去了這老婆陪西門慶吃了一
回酒收拾家伙又點茶與西門慶吃了原來另預備着一床兒鋪
蓋與西門慶睡都是綢緞被褥扣花枕頭寫得在好醜粗粗之用
又却是得寵的奶娘被辱故炒在薰籠內薰的煖烘烘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
睡床上睡西門慶道我在床上睡罷如意兒便將鋪蓋抱在床上
鋪下打發西門慶解衣上床他又在明間內打水洗了乳掩上房
門將燈移近床邊方纔脫衣褲上床與西門慶相摟相抱並枕而
卧婦人用手揷弄他那話兒上邊東着托子搔癢跳腦又喜又怕
兩個口吐丁香交摟在一處西門慶見他仰卧在被窩內脫得精
赤條條恐怕凍着他又取過他的抹胸兒替他蓋着胸膛上兩手
執其兩足極力抽提老婆氣喘呼呼被他吞得面如火發是仰面承受



又道這衹腰了還是娘在時與我的又暗七寫其效金蓮擷處蓋証腰何腰此處不言止言上文試綾帶金蓮固自云將衹腰舊了便情事如回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不打緊處到明日

舖子裡拿半個紅段子做小衣兒穿在身上伏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西門慶道我只要忘了是曾問你今年多少年紀你姓甚麼

排行幾姐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老婆道他便姓熊叫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三十二歲西門慶道我原來還大你一歲

西門慶將死恐一路自冰鑿後未嘗其年紀下文記清壽算看官眼迷此處問中一醒一壁幹着一面口中呼叫他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伏侍我等明日後邊大娘生了孩

子你好生着奶着你若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就頂你娘的窩兒金蓮前你心下何如老婆道奴

男子漢已是沒了娘家又沒人奴情愿一心伏侍爹就死也不出

爹這門立志如此若爹可伶見可知好哩西門慶見他言語兒投着机

會心中越發喜歡搭着他雪白的兩隻腿兒總為說只顧汲稜露

臉搨幹抽提抽提的老婆在下無般不叫出來嬌声怯怯上言叫

叫不出止星眼濛七此又声息俱無止見其眼濛七也良久又令

他馬伏在下直舒雙足既馬伏矣却又直舒雙足是伏而不伏中

出落下文雪西門慶披著紅綾被騎在他身上投那話人牝中灯

光下兩手按着他屁股雪白的只顧搨打上文自馬伏在下教句乃翡翠軒中口中叫章四兒你好生叫着親達七休要住了我去

睡到五更雞叫時方醒老婆又替他吮咂西門慶告他說你五娘怎的替我咂下夜怕我害冷這尿也不叫我下來溺都替我嘍了老婆道這不打緊等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如此等人豈少也哉這西門慶真个把肥尿都溺在老婆口內當下兩個嬌妮温存萬子囉哩合搗了一夜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火盆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分付玳安叫兩名排軍把捲棚放的流金八仙鼎寫帖兒抬送到未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明白討回帖來宋御名喬年平今日送屏去是屏又叫陳敬濟封了一疋金段一疋色段叫琴童用毡包拿着預備下馬要早往清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粥月娘問他應二那里俺們莫不都去也招一个兒看家總是不快皮襖的意思言他要皮襖去赴席我偏不叫他去然又自知不能阻他故下又轉到雪娥也心事不恍如



留他姐在家陪大妗子作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備下五

分人情都去走罷左右有六姐在家陪大妗子就是一般我已

許下應二了月娘听了一声兒也沒言語滿心不快金蓮非不快

李桂姐便拜辭說道娘我今日家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往一

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說俺媽心裡不自在家中沒人收日正

月間來住兩口兒罷拜辭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盤茶食又與桂

娘一兩銀子吃了茶打發出門月桂復合夫前文留下夏花月娘親會怒罵玳安今日已忘之乎寫

險包藏禍心之人西門慶總穿上衣服往前邊去忽有平安鬼來

報荆都監老爹來拜又是出門人來此為扳定西門慶即出迎接

至所上叙禮荆都監叩拜堂上道荆棘生于久違欠禮高轉失賀

西門慶道多承厚貺尚未奉賀叙畢潤之情分賓主坐下左右

獻上茶湯荆都監便道良驕侯侯何往西門慶道京都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知府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公部安鳳山錢雲野黃泰宇都借學生這里作東請他一飯蒙他具拜帖與我我豈可不回拜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荆都監道正是小弟有一事特來奉瀆巡按宋公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方官員望乞回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斗胆恃愛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領命你寫個說帖來幸得他後日還有一席酒在這里等我抵面和他說又好說些荆都監連忙下位來又與西門慶打一躬道多承盛情隄結難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一面叫寫字的取出荆都監親手遞上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山東等處兵馬都監

河左衛指揮僉事荆忠年三十二歲係山後檀州人繇祖後軍功

累陞本衛正千戶從某年繇武舉中式歷陞今職管理潞州兵馬

一一開載明白作者固以西門等入爲荆棘荆棘將去西門將死矣西門慶看畢荆都監又

向袖中取出禮帖來遞上說道薄儀望乞笑留西門慶見上面寫

着白米二百石說道豈有此理這小學生斷不敢領以此視人相

交何在荆都監道不然總然回泉不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

拒之深耶倘不納小弟亦不敢奉瀆雅讓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

說道學生暫且留下一面接了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差人

回報茶湯兩換荆都監拜謝起身去了西門慶就上馬琴童跟隨

拜蔡知府去了却說玉簫打發西門慶出門就走到金蓮房中

春光必用玉簫令人有江城五月之悲人說五娘昨日怎的不往

知春悔爲領袖不知玉簫乃要緊消息也

後邊去坐，俺娘好不說五娘哩。說五娘所見爹前邊散子往屋裡走，不送昨日三娘生日，就不放往他屋裡去把擱的爹。恁緊一是一是的三娘道沒的羞人子刺七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儿房裡隨他串去。一是三娘的話金蓮道我待說就沒好口，昏瞎了他的眼來。試問此二句不自上不憶憤吹簫後曲曲寫金蓮得意如昨日你道他在我何一筆便到此十二分声勢也行文之難如此屋裡睡來，應玉簫道前邊老到只娘屋裡六娘又死了爹，却住誰屋裡去。金蓮道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頂窩兒的。母亦將窩借頂窩一笑玉簫又說俺娘又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對他說，落後爹送鑰匙到房裡，娘說了爹几句好的，說早是李大姐死了，便指望他的他不死，只好看一眼兒罷了。金蓮道沒的扯那秘淡，有一人漢子做王兒罷了。得意你是我婆七，你管着我七把



攔他得意我拿繩子拴着他腿兒不成。得意語方知前寫金蓮之妙也偏有那些

秘声浪氣的玉簫道我來對娘說，娘只放在心裡，休要說出我來。

今日桂姐也家去了，俺娘收拾戴頭面，理五娘也快些收拾了罷。

勿上說畢玉簫後邊去了這金蓮向鏡台前搽胭抹粉，插花戴翠。

又使春梅後邊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你爹噴換孝

都叫穿淺色衣裳。游絲五個婦人會定了，都是白髮髻珠子箍兒。

淺色衣服，惟吳月娘戴着白縐紗金梁冠兒。是清河上穿着沉香

遍地金粧花補子襖兒，紗綠遍地金裙，一頂大轎，四頂小轎，排軍

喝路棋童來安三個跟隨拜辭了吳大妗子三位師父潘姥七，逕

往應伯爵家吃滿月酒去了。不題。却說如意兒和迎春有西門慶

晚夕來吃的一桌果菜，安排停當，還有一壺金華酒。做文德是在會討便宜如



上文金華酒不知有意為此寫否高罈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
 然此一借便竟上文是伏筆矣
 午間請了潘姥七春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做一處吃七到申
 間也是合當有事春梅道只說申二姐會唱的好掛真兒使個人
 往後邊去叫他來好友叫他唱入你們听迎春總待使綉春叫去
 只見春鴻走來烘火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原來今日沒跟轎子
 去春鴻道爹派下叫王經去了留下看家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
 不是凍的那腔兒還不等到這屋裡來烘火因叫迎春你篩半甌
 子酒與他吃分付你吃了替我後邊叫將申二姐來你就說我要
 他唱个兒與姥七听春鴻打酒吃了一直走到後邊不想申二姐
 伴着大妗子大姐三个姑子玉簫都在上房坐的正吃茶哩忽見
 春鴻掀簾子進來叫道申二姐你來俺大姑娘前邊叫你唱个曲

兒與他听去哩這申二姐道你大姑娘在這裡又有個大姑娘出
 來了春鴻道是俺前邊春梅姑娘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
 稀罕怎的也來叫我有郁大姐在那里也是一般我這里唱與大
 妗奶七听哩大妗子道也罷申二姐你去走走七再來那申二姐坐
 住了不動身白恃有王六兒在然亦不知春梅之為春梅也春鴻一直走到前邊對春梅
 說我叫他七不來哩春梅道你說我叫他七就來了直與月娘叫房中睡羞
 春鴻道我說前邊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說這是大
 姑娘那里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我說是春梅姑娘他說你春梅
 姑娘使怎的有郁大姐罷了他從几時來也來叫我七不得閒在
 這里唱與大妗奶听哩大妗奶到說你去走走七再來他肯
 來哩這春梅不听便罷听了三尸神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點紅從

耳畔起須臾紫遍了雙腮衆人攔阻不住一陣風走到上房裡指
着申二姐一頓大罵道上文玉霄道舌看官王樓看金蓮撒潑你
怎麼對着小廝說我那里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稀罕他是奇絕
我你是甚麼總兵官娘子不敢叫你其志俺們在那毛裡夾着是
你抬舉起來如今從新又出來了你無非只是个走千家門萬家
戶賊狗樣的賤淫婦你來俺家總走了多少時兒就敢恁量視人
家你會曉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數兒左右是那几句東溝籬西溝
濁油嘴狗舌不上紙筆的那胡歌野詞就拿班作勢起來俺家本
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見過多少稀罕你韓道國那淫婦家與你
俺這里不與你你就學與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稱早兒去
買媽也與我離門離戶一頓佳然觀其一路寫來確是春梅語不見金蓮語所以入化也那大姑

不圖書

子攔阻說道快休要破口把申二姐罵的聾上的敢怒而不敢言
說道以大姐待之固是說道不知春梅者也說道恁般粗魯性兒就

是剛纔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曾說甚反話怎就這般言語潑口罵

出來此處不留人更有留人處春梅越發惱了罵道敢有遍街搗

遍巷的賤淫婦你家有恁好大姐觸怒處此是你有恁性氣不該

出來往人家求衣食唱與人家听趁早兒與我走不要來了申二

姐道我沒的賴在你家逼真如聞春梅道賴在我家叫小廝把鬚

毛都掃光了你的又逼真如大姑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恁的恁樣

兒的還不往前邊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這申二姐一面哭

啼下炕來拜辭了大姑子收拾衣裳包子也等不得轎子來央
及大姑子使平安對過叫將面童兒來領他往韓道國家去了春

梅罵了一頓往前邊去了大衿子看着大姐和玉霄說道他敢前
邊吃了酒進來不然如何恁冲言語的罵的我也不可看的了
反觀法所以你叫他慢也收拾去了就是了立逼着攆他去了又
不叫小厮領他十分水深人不過玉霄道他們敢在前頭吃酒來
語中有却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也的向眾人說道方纔把賊
瞎淫婦兩個耳刮了纔好他還不知我是誰哩叫着他張兒致兒
拿班做勢兒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損百枝忌口些郁大姐在這裡
偏有問華反視得春梅道不是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几年
到真是異樣交錫
大大小小他惡訕了那個來叫他唱個兒他就唱那里像這賊瞎
淫婦大姐他記的甚麼成樣的一套數左來右去只是那几句山坡
羊填南枝油袖滑言語上不甚麼抬盤兒也怎的我纔在听這不

曲兒也怎的我見他心裡就要把郁大姐掙下來一般不快人處
情節摸郁大姐道可不怎的又如問昨日晚夕大娘叫我唱小曲
寫逼真其声口兒他就連忙把琵琶奪過去他要唱大姑娘你也休怪他怎知道
咱家深淺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深和春春梅道我剛纔不

罵的你上覆韓道國老婆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不怕他負
語夫人不知我而罵之固是不服炎涼二字然較之五樓潘姥也
則春梅又遠矣批書者自信能為春梅不能為玉樓也
道我的姐也你沒要緊氣的恁樣兒的又反如意兒道我傾杯酒
與大姐也消也見惱迎春道我這女兒着惱就是氣又是玉樓金

他寫春梅罵人却寫大衿子王簫郁大姐潘姥也如意迎春雖是
反襯得到却正是西門慶家中不是野寺孤燈瞎道姑罵徒弟也
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个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琵琶來
說道等我唱个鶯也鬧臥房山坡不見與姥也和六姑娘听罷不

不離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寫眾人一時登湧那迎春

拿起杯兒酒來望着春梅道罷我的姐姐你也不要惱了胡亂

且吃你媽這鍾酒兒罷迎春之于春梅又為玉樓之于金蓮也那春梅忍不住笑

罵道怪小淫婦兒你又做起我媽來了又說道郁大姐休唱山

坡羊你唱个江兒水俺們听罷這郁大姐在傍彈着琵琶慢唱

花嬌月豔與眾人吃酒不題且說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

府回來下馬平安就稟今日有衙門裏何老爹差答應的來請參

明日早進衙門中拿了一起賊情審問伏向十又本府胡老爹送

了一日本新曆日一百本曆目記明新年是西門死判都監老爹

差人送了一口鮮猪一罈豆酒又是四封銀子姐夫收下交到後

邊去了沒敢與他回帖兒晚上他家人還來見他說話哩只胡老

爹家與他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是喬親家爹送帖兒明日

請爹吃酒玳安兒又拿宋御史回帖兒來回話小的送到察院內

宋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賞了小的并打盆人五錢銀子一百

本曆日又是一百本曆日又言雖一西門慶走到所上春鴻連忙

報與春梅眾人說道爹來家了還吃酒哩春梅道怪小畜囚兒爹

來家隨他來去管俺們腿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俺這邊來我是

十分驕家人打夥兒吃酒頑笑只顧不動身西門慶到上房大衫子

和三個姑子都往那邊屋裡去了玉簪向前與他接了衣服坐下

放桌兒打發他吃飯叫來興兒定桌席三十日與朱巡按擺酒初

一日劉薛二內相帥府周翁眾位吃慶官酒分付去了頭緒紛然

玉簪在傍請問爹吃酒節甚麼酒吃西門慶道有剛纔判都監送

第一回

第七十五回

判都監送

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嚐嚐着好不好只見來安兒進來稟過
接月娘去玉宵便使他揭開來打破泥頭頭在鍾內遞與西門慶
呷了一呷碧甃般清其味深長與荆棘相開者目西門慶令斟來
我吃須臾擺上菜來西門慶在房中吃酒却說來安同排軍拿灯
龍晚夕接了月娘眾人來家都穿着皮襖都到上房來拜西門慶
惟雪娥與西門慶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拜完了又都過那邊
屋裡去拜大妗子與三個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應二
嫂見俺們都去好不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
二娘也有十來位娘子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个平頭大臉
的小厮兒不謂春花不能秋原來他房裡春花兒比舊時黑瘦了
好些只刺下个大馬臉一般的也不自在哩今日亂的他家裡大

小不安本等沒得手臨來時應二哥與俺們磕頭謝了又謝多多
上覆你多謝重禮西門慶道春花兒那成精奴才也打扮出來見
人月娘道他比那个沒鼻了句沒眼兒句是鬼兒句出來見不的
句西門慶道那奴才撒把黑豆只叫猪拱罷月娘道我就听不
上你恁說嘴只你家的好句拿掇的句出來見前人也句不換金蓮
聞筆否則即入春那王經在傍立着說道應二爹見娘們去先頭
梅爲無味之甚不敢出來見頰在一邊房裡打窗戶眼兒望前瞧被小的看見了
說道你老人家沒廉耻平白瞧甚麼他趕着小的打西門慶笑的
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老寔抹他一臉粉
愈忙愈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小厮別要胡說他几
時瞧來平白扛口拔舌的一日沒見他不影兒只臨來時總與俺



們磕頭王經站了一回出來了愈怍愈月娘也起身過這屋邊裏

拜大衿子并三個師父大姐與玉簫舉了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

便問怎的不見申二姐眾人都不作聲如回為春玉簫說申二姐

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就去大衿子隱瞞不住把春海

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有几分惱說道他不唱便罷了這了

頭恁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麼的明說怪不的俺家主子

也沒那正主子明說奴才也沒個規矩成甚麼道理望着金蓮道

你也管他管兒慣的他通沒些怕兒金蓮在傍笑着說道也沒見

這個瞎曳磨的風不搖樹不動你走于家門萬家戶在人家無非

只是唱人叫你唱不見也不失了和氣誰叫他拿班兒做勢的他

不罵嫌腥試問不自上文不憤憤吹簫後一路寫其得意月娘道

你到且是會說話見的都像這等好人及人都不吃他罵了去也

休要管他一管兒金蓮道莫不為瞎淫婦打他幾棍兒愈知一路

意皆為此月娘听了他這句話氣的臉通紅了老羞成怒自叫

為兩說道慣着他明日把六隣親戚都叫他罵遍了罷于是起身

走過西門慶這邊來西門慶便問怎麼的月娘道情知是誰你家

使的有好規矩的大姐道似這般把申二姐罵的去了西門慶笑

道誰叫他不唱與他聽來此處第也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厮送

他一兩銀子補伏他也是一般玉簫道申二姐盒子還在這裏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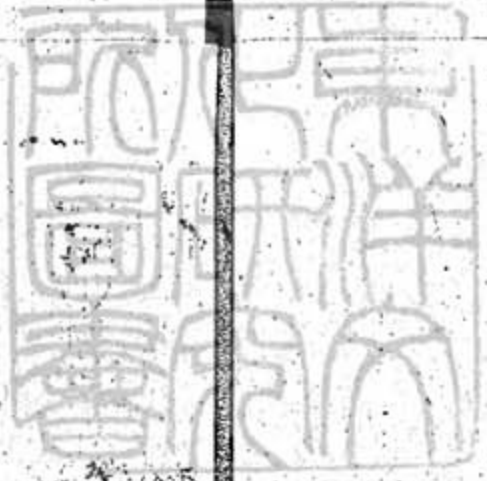
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便說道不說叫將來噴喝他兩句虧你

還雌着嘴兒不知笑的是甚麼玉樞李嬌兒見月娘惱起來就都

先歸房去了親金蓮不知頭勢總是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二字月娘



月娘進裏間內脫衣裳，搗頭便問玉簫這箱上四包銀子，是那
 里的。西門慶說是荆都監二百兩銀子，要與宋巡按圖幹陞轉玉
 簫道：頭裏姐夫送進來，我就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的還不收
 進櫃裏去哩。玉簫一面安放在廚櫃中。此等處又見金蓮在月娘房中久等也。金蓮
 在那邊屋裡只顧坐的，要等西門慶一答兒往那邊去。寫出不見頭勢。今
 日晚夕要吃薛姑子符藥，與他交姑。王子日可生子，見西門慶
 不動身走來，掖着簾子叫他說：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得你。我先
 去也。總是得意之金蓮不知頭勢也。西門慶道：我見你先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
 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一句直吐腔憤氣。
 我還和你說話哩。又是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紛七俱出矣。
 強污世界巴巴走來我屋裡，硬來叫你。紛七俱出矣。沒廉恥的貨，只你



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你叫賊皮搭行貨子，怪不的人
 說你。拉入一視同人都是你的老婆，休要顯出來，便好就要他在
 前邊把攔住了。從東京來通影邊兒，不進後邊歇一夜兒，叫人怎
 麼不惱你。冷灶着一把火，熱灶着一把柴，纔好。不知怎樣一把通
 叫他把攔住了。又動我便罷了，不和你一般見識。別人他肯讓的
 過，正是自己讓。不過之詞口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裡也有几分惱。
過酸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里，通一日沒吃甚麼兒，不知掉了
 口冷氣，只害心寒惡心。來家應二嫂遞了兩鐘酒，都吐了你還不
 往屋裡瞧他瞧去。西門慶听了，說道：真个分付收了傢伙罷。我不
 吃酒了。于是走到玉樓房中，只見婦人已脫了衣裳，搗去首飾，褲
 衣兒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嘔吐。寫玉樓直是深七西門慶見他

呻吟不止攏問道我的兒你心裡怎麼的來對我說明日請人來
看你婦人一声不言語只顧嘔吐深七鬱七被西門慶一面抱起
他來與他坐的見他兩隻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你心裏怎
麼你告訴我婦人道我害的淒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生
去深七鬱七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剛纔上房對我說我纔曉的婦
人道可知你不曉的句俺每不是你老婆句你疼你那心愛的去
罷三句千秋痛西門慶于是攪過粉項來親个嘴說道怪油嘴就
後浴我起來便叫蘭香快頓好苦艷茶兒來與你娘吃拉白蘭香
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捧上茶來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邊兒吃
婦人道拿來等我自吃絕妙會那等喬劬勞旋蒸熱賣兒的玉樓亦
時庭蒸熱誰這里爭你哩今日日頭打西出來稀空往俺這屋裡



來走一走見妙絕是一絲總也有這大娘平白說怎的爭出來焮

包氣妙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七事八事心不得个閒亦自

婦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閒句一自有那心愛的扯落着你哩又二

把俺們這僻時的貨兒都打到營學號听題去了又三後十年樹

在你那心裏足上三句于秋痛見西門慶嘴搵着他那香腮寫西

對言可便道吃的那酒氣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人一日黃湯辣水兒

誰嚐着來那里有甚麼神思和你兩個纏總反觀西西門慶道

你沒吃甚麼見叫了頭拿飯來咱每吃我也還沒吃飯哩又拉婦

人道你沒的說人這里凄疼的了不得且吃飯你要吃你自家吃

去西門慶道你不吃我敢也不吃了咱兩個收拾睡了罷明日早

使小厮請任醫官來看你婦人道繇他去請甚麼任醫官李醫官

第一回書
叫劉婆子來吃他服藥也好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
內撲撒撲撒管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專一會揣骨捏病總是無
言相答
無面相對處西門慶忽然想起道昨日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
黃蠟丸藥用酒兒吃下極好即使蘭香問你大娘要去在上房磁
罐兒內盛着哩就拿素兒帶些酒來吃了管情手到病除向七是
漸比李
衙內自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你會揣甚麼病要酒俺這屋裡有
酒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丸來西門慶看篩熱了酒剝去蠟
裏面露出金丸來拿與玉樓吃下去西門慶因合蘭香起着酒你
師一鍾兒來我也吃了藥罷被玉樓聽了一眼說道就休要污邪
你要吃藥往別人房裏去吃玉樓與金蓮始終相
好殆情知不是作耳你這里登做甚
麼哩却這等胡作做你見我不死來撮撥上路兒來了豈要叫人

疼的魂也沒了還要那等撥弄人虧你也下般的誰耐煩和你兩
个只顧涎纏總描西門
拉白處西門慶笑道罷了我的兒我不吃藥了咱

兩個睡罷那婦人一面吃畢藥與西門慶兩個解衣上床同寢西

門慶在被窩內替他手撒撲着酥胸揣摸香乳一手摸其粉項作
頭也却為那一隻手
下搗這一隻腿兒也問道我的親七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

婦人道疼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消一回也好了
因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兌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與兒後日宋御

史擺酒初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人都請
了罷受了人家許多人情禮物只願挨着也不是事婦人道你請

也不在我請也不在我與掃雪月
娘正對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厮來攢

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叫他管去也該叫他管七兒却是他
第一回書
七十五回

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雕佛眼兒便難等我管可知玉樓與金蓮非真心相知蓋能
西門慶道你听那小淫婦兒他勉強看緊處他就慌了亦
發擺了這几席酒兒你交付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七誰養
的你恁乖還說你不護他這些事兒就着出你那心兒來了擺過
酒兒交與他俺們是合死的像這清早晨得梳個頭兒小厮你不
我去秤銀換錢氣也抽乾了饒費了心那公道不是也恁的西門
慶道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說着一面漫七擄起這一
隻腿兒這一隻妙是欲行事而不便即入故借說話時擄起然心先擄這一隻已有行事之勢下文說着便入庶不費手
跨在肱腿上搭抱在懷裏擄着他白生生的小腿兒穿着大紅綾
子的綉鞋兒說道我的兒你達不愛你別的一只愛你兩隻白腿兒
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也沒你這等採嫩可愛醜不齣婦人道



好个說嘴的貨誰信那棉花嘴兒可兒的就是普天下婦人選
遍了沒有來不說俺們皮肉兒粗糙你拿个話兒右話着哩玉樓
當亦自願影生恰則此處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有句說就死了我
婦人道行貨子莫要緊賭甚麼誓月目聰耳不信這西門慶說着
就把那話帶上銀托子插放入他牝中益精極矣婦人道我說你
行行就下道兒來了又對月娘是私自邀之且裝喬處許多醜態總
是叔術玉樓自已含酸絕不望一盼西門自來然雖有數語總是實七酸痛非如月娘一派叔好也因摸見銀托子
說道從多咱三不知就帶上這行貨子了還不趁早除下來哩那
西門慶那里肯依抱定他一隻腿在懷裏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
送須臾淫水浸出往來有声如狗舂糗子一般婦人一面用絹抹
之隨出口裏不住的作揉顛声叫他達七又對月娘止竟此你肯

可往裏去奴這兩目好不腰酸下邊留白漿子出來西門慶道我到明日問任監官討服藥來你吃就好了不說兩個在床上歡娛頑耍單表吳月娘在上房陪着大衿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姐罵的哭涕又不容他坐轎子去旋央及大衿子對過叫兩童兒送他往韓道國家去大衿子道本等春梅出來的言語粗魯饒我鄒等說着還刀擻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口潑罵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玉道你們五個在前頭吃酒來月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單罪生生把个了頭慣的恁沒大沒小的還喚人說哩到明日不管好歹人都吃他罵了去罷要俺們在屋裏做甚麼一个女兒他走千家門萬家戶叫他傳出去好听到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也不知道怎



麼出來的明與金蓮爭氣乱世不知那个是主子那个是奴才不說你們

造等慣的這些規矩恰似俺每不長俊一般成个甚麼道理大衿

子道隨他去罷他姑夫不言語怎好惹氣當夜無詞同歸到房中

歇了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

慶不放來又誤了主子日期心中甚是不悅是得意次日老早就

便來安叫了一頂轎子把潘姥七打發往家去了先打發去妙省

蓮自為吳月娘早晨起來三个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每个一盒

茶食五錢銀子又許下薛姑子正月裡巷裡打齋先與他一兩銀

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麵細米素食與他齋僧供佛

此處却將雪夜燒香之假月娘一為說出何則此回玉樓直對雪夜月娘但月娘送香油于王姑子在瑞兒進門之時王姑子與大

人得知月娘益為符藥安胎有因擺下茶食上房內管待同大衿
書之故然則前文反襯明甚矣
子一處吃先請了李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王樓你吃了那
蠟丸心口內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水纔好了叫小玉
往前邊請潘老七和五娘來吃點心玉宵道小玉在後邊蒸點心
哩我去請罷子是一直走到前邊金蓮房中玉宵過舌亦便問他
老七怎的不見後邊請老七和五娘吃茶哩金蓮道他今日早晨
我打發他家去了玉宵說怎的不說聲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往
的人心淡只顧住着怎的玉宵道我拿了塊臘肉兒四個甜醬瓜
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人家收着罷三
約中又于是遞了秋菊放在袖替內這玉宵便向金蓮說道昨日
晚夕五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對着爹好不說五娘強污世界與

所圖書

東洋

多兩個合套着一條褲子沒廉耻怎的把攔着爹在前邊不往後
邊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娘房裡歇了一夜又對着大衿子三娘師
父怎的說五娘慣的春梅沒規矩毀罵申二姐爹到明日還要送
一兩銀子與申二姐遮羞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吹散梅花必用玉
肖此一約已兩三見這金蓮听記在心玉宵先來回月娘說老七起早往家去了五
娘便來也月娘便望着大衿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句兒今
日就使性子也不進來說聲兒老早打發他娘去了我猜姐七又
不知心裏安排着要起甚麼水頭兒哩借老七便入當下月娘自
知屋裏說話不防金蓮暗走到明間廉下听覷多時了方知激打
雪娥文內听離察色猛可開言說道可是大娘說的我打發了他家去我好
把攔漢子直出玉月娘道是我說的你如今怎麼我本等一個漢

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在你那前頭通不來後邊傍个影兒
 原來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動題起來別人不
 知道我知這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矜子問了声李桂姐住
 了一日兒如何就家去了他姑夫因為甚麼惱他我還說誰知為
 甚麼惱他你便就撐着嘴兒說別人不知這只我曉的你成日守
 着他怎麼不曉的生出一証便使通金蓮道他不往我那屋裏去
 我莫拿猪毛繩子套了他去不成見仍是得意然則自疑那个浪的
 慌了也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慌他昨日在我屋裡好兒坐的
 你怎的揪着廉子硬入來叫他那邊去是怎麼說相對漢子頂天
 立地吃苦受苦犯了甚麼罪來你拿猪毛繩子拿他知正理隨處
 奸險不通處為賤不識高低的貨俺每倒不言語了你倒只顧起



人見連口一个皮襖兒你悄七就問漢子討了穿在身上挂口兒

也不來後邊題一声兒刺心處都是這等起來月娘私據兒之

不可為受冤深恩遠慮此一句果露出俺每在這屋裡放水鴨兒就是孤老院裡也

有个甲頭明言瓶兒之財一个使的了頭和他猫鼠同眠慣的有

些摺兒不管好友就罵人說着你嘴頭子不伏个燒哩為七俱叶

金蓮道是我的了頭也怎的你每打不是我也在這裡言也

還多着个影兒哩皮襖是我問他要來莫不只為我要皮

不說不了頭便是我慣了他是我浪了番漢子喜歡像這等的却

是誰浪所以云根由起自對月娘說如意守靈吳月娘吃他這兩

句觸在心上便紫漲了雙腮說道這不是我浪了隨你怎的說我

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是趁來的老婆。那沒廉恥趁漢精便，浪
俺每真材實料，不浪吳大妗子，便在跟前攔說：三姑娘，你怎的快
休舒口。手開筆忙饒勸着，那月娘口裏話紛，發出來說道：你害殺了
一个，只多我了。于秋痛痕至此一吐孟玉樓道：即喚耶，喚大娘
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連累俺每一棒打着好几个。月娘
到肌兒玉樓方接到上文，起來然則月娘紛，發出真是也，沒見
一氣亂發，一面大妗勸，一面玉樓說，一時紛，如面也。描金蓮
這六姐你讓大娘一句兒也罷了，只顧拌起嘴來了。一面又白大
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罵沒好口，不爭你姊妹每嚷鬧俺
每親戚在這裡住着，也羞姑娘你不依我想，是喚我在這裡叫，轎
子來我家去罷。一面又白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妗子，大妗本功
兒拉住，一時好看，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坐在地下就
殺人却一絲不乱。



打滾撒潑，自家打几个嘴巴。至此方是頭上髮髻都滴落一邊，放

聲大哭叫起來，說道：我死了罷，要這命做甚麼？你家漢子說條念

款說將來，我趁將你家來了，這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了我

休書，我去就是了。你趕人不得，趕上月娘道：你看，句就是了。句與

不潑脚子貨。又與上句不連一連三句皆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

來。又與上句不連，自已說你看他嘴頭子，就相准洪一般。月娘正

沒說出來，正是氣急語。沒說出來，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

所以又說你看，又說其嘴也，氣急如雷。他還打滾兒，賴人莫不

等的漢子來家，把我別變了，你放怎个刀兒？那个怕你麼？金蓮道：

你是真材實料的，誰敢辨別你。以上俱是虛月娘越發大怒，說道：

我不真材實料，我敢在這家裡養下漢來。金蓮道：你不養下漢，誰
養下漢來？你就拿王兒來與我。是見月娘疎處有玉樓見兩個拌

的越發不好起來一面拉金蓮往前邊去說道你恁怪刺七的大
 家都省口些罷了只願亂起來左右是兩句話叫三位師父笑話
 姑點二你起來我送你前邊去罷又夾氣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被
 玉樓和玉簫一齊拉起來送他前邊去了然大妗子便勸住月娘
 說道又寫大大妗子你身上不方便好惹氣分明沒要緊你姊妹們
 歡七喜七俺每在這裏住着有光似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个勸
 却怎樣兒的那三个姑子見嚷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
 了盒子又寫三尼并小尼却告辭月娘眾人月娘道三位師父休
 要笑話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的說誰家灶內無烟心頭一點
 無明火些兒觸着便生烟大家儘讓些就罷了佛法上不說的好
 冷心不動一孤舟淨掃靈臺正好修若還繩慢領頭鬆就是萬个



金剛也降不住且入開為人只把這心猿意馬牢拴住成佛作祖
 你打這上頭起貧僧去也多有打攪善障好七兒的一面打了兩
 個問信月娘連忙還萬福說道空過師父多七有慢男日着人送
 齋襯去即叫大姐你和二娘送七三位師父出去看狗筆愈于是
 打發三个姑子出門去了月娘陪大妗子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
 的我兩隻胳膊都軟下手米冷的看他此等筆法純是追從早晨
 吃了小清茶還汪在心裏大妗子道大妗子道大妗子道大妗子道
 不依我你又是臨月的身子有甚要緊月娘道嫂嫂早是你在這
 裏住看相又是我和他合氣如人犯夜的倒拿住巡更的我倒吞
 了人人到不肯容我一个漢子你就通身把攔住了和那了頭通
 同作弊在前頭幹的那無所不為的事人幹不出來的你幹出來

女婦人家通把个廉恥也不顧他好羞不照自己還將着嘴兒說人浪將近日花園金想着有那一个在成日和那一个合氣對着也每干也說那一个的不是他就是清淨姑娘兒了單管兩頭和番曲心矯肚人面獸心行說的話兒就不成認了賭的那誓說人了我洗着眼兒看着他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兒死哩總為死耗氣然而惹進地下合剛纔擺着茶兒我還好意等他娘來吃誰知笑雪娥厨中心涼矣剛纔擺着茶兒我還好意等他娘來吃誰知他三不知的就打發去了就安排着要壞的心兒怕七兒走來這里听七怎的那個怕你不成待等漢子來輕事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小玉道俺每都在屋裡守着炉臺站着不知五娘几時走來也不听見他脚步兒响孫雪娥道雪娥忽出可知他單會行鬼路兒脚上只穿毡底鞋你可知听不見想着起頭兒一來時節和我



合了多少氣背地打躬兒嚼說我叫爹打我那兩頭娘還說我和他偏生好鬧的映轉昔日偏愛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日還要活埋我哩你剛纔不見他那等撞頭打滾撒潑兒一定使你爹來家知道管就把我翻倒地地下李嬌兒笑道大娘沒的說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他是那九条尾的狐狸精把好的吃他弄死了且稀罕我能有多少骨頭肉兒你在俺家這几年雖是个院中人不像他久慣牢頭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硬來我屋裡叫漢子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的你先去恰似只他一个人的漢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中不惱他從東京來家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一个人的生日也不往他屋裏走七兒去十个指頭都放在你口內纔罷了一路如許事端結大娘子道姑娘你耐煩你又常病兒痛兒

的不貪此事隨他去罷不爭你爲衆好與人爲怨結仇勸了一回
玉簫安排上飯來也不吃說道我這回好頭疼又使好術以心口
內有些惡泛七的上來叫玉簫那邊炕上放下枕頭我且尙七去
分付李嬌兒你們陪大妗子吃飯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分
付裝一盒子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却說西門慶衙門中
審問賊情有何十到午牌時分纔來家正值荆都監家人討回帖
西門慶道多謝你老爹重禮如何這等計較你還把那禮扛將回
去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家人道家老爹沒分付小的怎敢將
回去放在老爹這裡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既恁說你多上覆我知
道了拿回帖又賞家人一兩銀子因進上房見月娘睡在炕上叫
了半日白不答應寫月娘奴詐遂使雪問了環都不敢說走到前

邊金蓮房裡見婦人蓬頭撒腦拿着枕頭睡問着又不言語人皆
如此面月娘更不知恁的一面封銀子打發荆都監家人去了走
爲更可恨也

到孟玉樓房中問玉樓隱瞞不住只得把月娘和金蓮早晨嚷鬧
合氣之事說了一遍這西門慶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扯
起來說道你甚要緊自己身上不方便西門受其理那小淫婦兒做
甚麼平白和他合甚麼氣月娘道我和他合氣是我和他好鬧尋
趁他來他來尋趁將我來你問衆人不是早晨好意擺下茶兒請
他娘來吃他使性子把他娘打發去了便走來後邊撐着頭兒和
我嚷自家打滾撞頭鬚髻都跌扁了皇帝上位的叫只是沒打在我
我臉上罷了若不是衆人拉勸住是也打成一塊他平白欺負慣
了人他心裏也要把我降伏下來拉扯瓶兒行動就說你家漢子



看一時氣裏住了這胎氣弄的上不上下不下怎麼了月娘道這
等叫劉婆子來瞧上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刺兩針繇他自好了西
門慶道你沒的說那劉婆子老淫婦他會看甚胎產叫小廝騎馬
快請任監官來看觀西門着急在胎方知月娘安胎之妙方知三
姑子廂內油米該送方知雪夜求子諸語俱出
玉簫子月娘道你敢去請你就請了來我也不出去挾制處醜
奸計也西門慶不依他走到前邊即叫琴童快騎馬往門外請任老爹緊要
着一答兒就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飛一般去了西門慶只在屋
裡廝守着月娘分付丫頭連忙熬粥見拿上來勸他吃月娘又不
吃挾制處愈見雪
夜燒香之假等到後晌時分琴童空回來說任老爹在府裏
上班未回來他家知道咱這裡請說明日任老爹絕早就來了月
娘道喬大戶一替兩替來請便道大約已是明日來了你往喬親



家那里去罷天晚了你不惹的喬親家怪西門慶道我去了誰
看你月娘笑道傻行貨子誰要你做恁个腔兒你去我不妨事收
放去以腹中之子挾制西門
其去無見遠矣真正醜絕等我消一回兒慢上闔闔着起來與
大妗子坐的吃飯你慌的是些甚麼西門慶令玉簫快請你大妗
子來和你娘坐的又問郁大姐在那里叫他唱與娘听映到那大
姐情事宛
然玉簫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煩了西門慶道誰叫他去來留他
再住兩日兒也罷了起着玉簫踢了兩脚月娘道他見你家反宅
亂要去管他腿事寫月娘尚不知
為其婢責也玉簫道正經罵由二姐倒的不
踢連目諸事一點皆出又見
玉簫之寵不下春梅也那西門慶只做不見見妙一面穿了
衣裳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未到起更時分就來家到了上房月
娘正和大妗子玉樓李嬌兒四人坐的假處不堪
真是醜絕大妗子見西門

慶進來忙往後邊去了。西門慶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麼？」月娘道：「大妗子陪我吃了兩口粥，見心口內不大十分脹了，還只有些頭疼腰酸。」西門慶道：「不打緊，明日任後溪來看吃他兩服藥，解散七氣，安安胎就好了。」月娘道：「我那等樣，叫你休請他，你又請他白眉赤眼，叫人家漢子來做甚麼？你明日看我出去不出去。因問喬親家：「請你做甚麼？」西門慶道：「他說我從東京來了，與我坐坐今日，他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個唱的落後，又邀過朱靈官來陪我七執着，你心裡不自在，吃了几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不說嘴的貨，我听不上你這巧言花語。」七兒就是執着我來，我是个活佛出現，也不放在你那心上，就死了，也不值个破沙鍋片。」真是醜絕不堪，竟寫金子蓮之筆，無此其甚也。又問喬親家：「再沒和你說甚麼？」說西門

慶方告說喬親家如今要趁着新例上三十兩銀子納个義官銀子，也封下了，叫我對胡府尹說，我说不打緊，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一百本曆日，我還沒曾回他禮，等我送禮時，捎了帖子與他問他討一章義官劄付來，與你就是了。他不肯，他說納些銀子是正理。如今央這里分上討七兒見免上下使用也省來十兩銀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七兒討七兒罷，你沒些他銀子來。」西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過來，還要買分禮來。我止住他了，到明日咱拿一口猪一鍾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就在上房睡了一夜。到次日，宋巡按擺酒後所筵席，治酒裝定果品。大清早晨，本府已差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兩名伶官，四名排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答應。只見任監官從早晨就騎馬來了，西門慶忙迎到所

上陪坐道連日潤懷之事任醫官道昨日盛使到學生該班至晚
 總來家見尊刺今日不俟駕而來敢問何人欠安西門慶道大賤
 內偶然有些失調請后溪一診須與茶至吃了茶任醫官道昨日
 聞得明川說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西門慶道非才備員而已何
 賀之有一面西門慶分付後邊對你大娘說任老爹來了明間內
 收拾琴童應諾到後邊大娘子李嬌兒孟玉樓都在房內只見琴
 童來說任醫官來了爹分付叫收拾明間裡坐的月娘只不動身
 說道我說不要請他平白叫將人家漢子睜着活眼把手捏腕的
 不知做甚麼醜絕不堪作者寫此回雖為金蓮散場是因寫一路
 月娘俱是隱筆恐看官不明故此回放手一寫其醜
 與前掃雪叫劉媽七子來吃兩服藥罷他好了好這等搖鈴打鼓
 的好與人家漢子喂眼醜絕不堪玉樓道大娘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出

去却怎樣的莫不回了人去不成大娘子又在傍邊勸着說姑娘
 他是个大醫你叫他看七你這脈息還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為
 甚起氣惱傷犯了那一經吃了他藥替你分理七氣血安七胎氣
 也好二安如何再安兒眾人一時俱以月娘病源脈理一時耽悞怎了月娘方動身梳頭戴上冠兒玉簪拿鏡
 子孟玉樓跳上炕去替他拿抵子掠後髮李嬌兒替他勒鈕兒孫
 雪娥預備拿衣裳反襯金蓮不一時打扮的粉裝玉琢制西門慶襯得十分圓滿夫
 既是書容安得粉裝玉琢正是

羅浮仙子臨凡世

月殿嫦娥出畫堂

第七十六回

上文七十二回內安郎中送來一盆紅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看着亦謂開開一禮而已。六十回內紅梅花對白梅花亦不過開開一令而已。不知作者一路隱隱顯顯草蛇灰線寫來。蓋謂春梅洗發言蓮杏月桂俱已飄零而瓶斷簪折琴書俱冷一段春光。端的總在梅花也。此回乃特筆爲春梅一寫。夫金蓮與月娘淘氣而春梅撒嬌。雖禍起春梅而不爲金蓮寫。特爲春梅寫。亦花各有時。金蓮乃一謝時之菱荷。故不如當春之梅。是故寫春梅而不寫金蓮也。但寫春梅亦有兩樣筆墨。爲其將有出頭之日。爲春梅計。則守備府中固春梅揚眉吐氣之處。是此處寫其撒嬌。蓋爲春梅抬身。

分也。若去爲西門慶計，則金屋梅花，深注金瓶。一日瓶墜，金并而梅花亦狼籍東風。眼見爲敬濟所揉擗，是此處一寫。又爲梅花傷心，且爲西門傷心也。故玉簫調裡吹徹江城瓶已沉矣，而水豈復能溫乎？是用接寫溫秀才之去也。

溫秀才未來之先寫水，秀才是溫必水之溫也。金瓶水煖可養梅花，今瓶破而水亦冷矣。梅花自應催折爲敬濟所得也。但溫秀才卽該寫之于瓶兒之初來，不知作者固言瓶水初溫而寒瓮與悲蛟龍，朱水則玉胆梅花，其芬芳能幾何哉。深悲韶華之迅速，風流之不久也。

葵花乃愛日之花，而必古又屁股之訛水，性就下，宜乎與夏龍溪私漏消息，而瓶破委泥，是又有倪秀才爲葵軒作朋以同就于污下也。至于愈趨愈下，以至平路成河，水流花謝，紅葉飄零，故葉五兒之女必嫁夏宅，而向夫人來賁四嫂必帶水大戰，蓋具葉隨波，又露一段空色消息，是故必于此日先寫一撒漫將落之梅，而接寫溫秀才之去，已是落花流水一段殘春音信，作傷心之話也。故又用西童哭躲喬大戶納官，亦非泛泛夫言喬者木也。喬木如拱，已作白楊青州之想，蓋有聞道白楊堪作柱，怎教紅粉不成灰二句在內。官者棺也，喬木成棺，不死安往。

忽放何九王婆入來，蓋至何家托夢已結瓶兒以下，皆極力收拾金蓮之筆，故此處將二人一點，使看者知武二處磨刀以待也。却嫌生入不上，又于前又伏一何千戶拿一起盜案。

請問蓋卽伏此脈也。文字針線之妙無一懈可擊，安得不令人叫絕。

借何十事卽指一宋得原奸丈母事。早爲下文金蓮售色以後至出門等情總提一線也。所云宋得原者蓋言敬濟直送金蓮出門以歸根干永福寺也。妙絕神理誰其知此金針之細如曰送得遠也。然則敬濟其結果金蓮之人乎。

舞裙歌板一詩梳櫛桂姐文中已見。今于此回中又一見。蓋桂兒乃秋花爲蓮花零落之期。桂花開處金蓮已有過時之嘆。况此時桂已飄零。後文純是一片雲月世界。花不搖而自落矣。是此一詩兩見。終始桂兒又寡終始金蓮。特此一不易以作章法以對下文二八佳人之一絕作兩邊一樣開

鎖也。

舞裙歌板一詩是財二八佳人一詩是色。故用二見。選七相對。

因宋得原之名。益知金蓮敬濟之名貫通之妙。蓋開處則曰金蓮敗落止餘舊莖。此陳莖芟乃金蓮之下場頭也。是二人乃二而一者矣。

爐鼎乃身之外腎。今送與宋喬年。蓋言此物斷送長年也。安得不死。看他有一句閒言乎。

第七十六回

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画童兒哭躲温葵軒

詩曰

相勸頻携金粟杯 莫將閒事繫柔懷

年七只是人依舊 處七何曾花不開

歌詠且添詩酒興 醉酣還命管絃來

尊前百事皆如昨 簡點惟無溫秀才

溫氣全無功名富貴一朝水冷故知寫一溫秀才為結住熱結的一個熱字又反轉冷遇一個冷字也

語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任醫官進明間內坐下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望上道了萬福慌的任醫官躲在傍邊屈身還禮月娘就在對面椅上坐下捱兒乃用帳縫中伸手而月娘則對面琴童安放桌兒錦綉月娘向袖口邊伸玉腕露青蔥叫任醫官診脈良久診完月娘又道萬福抽身回房去了為月娘真是鄉村老嫗醜態不堪又房中



小廝拿出茶來吃畢茶任醫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稟的氣血弱

脈來的浮澀雖是胎氣有些榮衛失調易生嗔怒又動了肝火如

今頭目不清中膈有些阻滯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氣多心多而計亦多

也月娘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脹肱膊發麻肚

腹往下墜着疼腰酸飲食無味既對坐萬福又必使小廝傳任

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西門慶道不瞞后溪說房下如今

見懷臨月身孕着意在此所以月因着氣惱不能運轉滯在胸膈

間望乞先生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分付學生

無不用心此去就奉過安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病之劑來老夫人

服過要戒氣腦就厚味也小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胎

氣好生安一安着意在此可知上文為月娘諸般委曲俱是因此方控制得動然則月娘安胎真是安着矣反襯掃

雪愈知任鑿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榮衛不勞分付學生自有其假
 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疼望乞有煖宮丸藥并見賜些任鑿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來走到前所院內見許多叫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道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侯石泉老先生在舍擺酒這任鑿官听了越發駭然尊敬在前門揖讓上馬打了恭又打恭比尋常不同加倍敬重寫此將上文諸人請酒一總襯出頓住上文下接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使琴童騎馬討藥去李嬌兒孟玉樓眾人都在月娘房裏裝定果盒搽抹銀器又反襯邊因說大娘你頭裡還要不出去怎麼他看了就知道你心中的病月娘道甚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可是他說的你



是我婆七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如此爭大絕妙漢子疼我你只好看我一眼兒罷了得意語方知前不他不討了他口裏話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每搗撥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總是一味權術妙隨他死叫他死去常言道一雞死一雞鳴新來雞兒打鳴忒好听思前想後既提屏兒復數金蓮雖是憤語又是自己得意安胎有效此計用得看與雪夜燒香一樣得意我死了憑他立起來也不亂也不讓總事故高坐呢呢而談也亦是有玉樓道大娘耶樂耶樂那里有此話拔了蘿蔔地皮寬哩意語俺每就替他賭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有些不知好友行事要便勉強恰似咬碎出尖兒的一般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行貨子大娘你惱他可知錯惱了哩月娘道他是比你沒心他又沒心乎比他為要有也他一團兒心幾個恁的會悄七聽人行動掌話兒譏諷人白粉翠軒

至不慎吹簫後，玉樓道：「娘你是個當家人，惡水釘兒不恁大量些，至此惡氣一吐。」
 却怎樣兒的常言一個君子待了十個小人，全是說客語然你手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背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着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樓道：「哄那一個哩？」
一語輪心如今像大娘心裡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裡去麼？月娘道：「他怎的不去，可是他說的，他屋裡拿猪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歡喜那一個，只歡喜那個，誰敢攔他，攔他又說是浪了。」
寫月娘與金蓮一樣玉樓道：「罷，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七兒，等我叫他來與娘磕頭賠個不是，趁着他大娘子在這裡，你們兩個笑開了罷。」
趁勢即入你不然叫他爹兩下里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裡去，



又忙你惱若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邊恁擺酒，俺們都在這里，定果盒忙的了不得，他倒落得在屋裡躲，猶兒俺每也饒不得他大娘子，我說的是不是？」
可兒可兒是作者出色寫也大娘子道：「姑娘也罷，他三娘也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叫他姑夫也難，兩下里都不好行走的。」月娘通一聲，也不言語，孟玉樓抽身就往前走。
可兒月娘道：「孟三姐，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猪毛繩子套了他來。」
可兒可兒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
將連日金蓮一寫玉樓說：「五姐，你怎的裝憨兒？」
生氣乃云裝憨真正可兒此把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擺酒後邊恁忙，亂你也進去走，七兒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剛纔如此這般，俺每勸了他這一回，你去到後邊把

惡氣兒揣在懷裡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妙絕三字是人與他下

個禮賠個不是兒罷你我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自己心事的

無事者常言甜言美語三冬暖惡氣傷人六月寒你兩個已是見過

話只顧使性兒到几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爐香你去與他賠個

不是兒天大件事都了了不然你不叫他爹兩下里也難此句抵

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此一奇又金蓮道耶嚶耶嚶我拿甚麼

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都是趁來的露

水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脚指頭兒也比不得兒玉樓道你又

說我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個人就是後婚老婆也不是趁將

來的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証難道只恁就跟了往你家來砍一枝

損百椽就是六姐惱了你還有沒惱了你的有勢休要使盡有話

休要說盡凡事看上願下留些兒防後纏好不管猛蟲螫蟻一例

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面樹樹有皮俺每臉上

就沒些血兒為後文別他今日也覺不好意思妙人是能處天

在只是你不去却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唇不離腮還在一處兒

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個一答兒到後邊去那潘金蓮見他恁般

說尋思了半日忍氣吞聲鏡臺前拿過抵鏡只抵了頭戴了髮髻

穿上衣裳同土樓徑到後邊上房來土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

大娘不你姐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

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妙真是天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

識好歹冲撞親家高抬貴手將就他罷饒過這一遭兒到明日再

無禮犯到親家手裡隨親家打我老身也不敢說了真是天下那





潘金蓮與月娘磕了四個頭，不還一跳起來趕着玉樓打道：「汗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眾人都笑了。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一片微作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就抖毛兒打起老娘來了！」總是以游戲處之，真是大妗子道：「你姊妹們笑開，恁歡喜歡喜，却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賄你們大家，厮抬厮敬，儘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兒雖好，還要綠葉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話？」他金蓮道：「娘是個天俺，每是個地。」兩句娘容了俺，每一句又咽住。俺每骨禿，打着心裏，一句又咽着。玉樓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的兒，你這回纒像老娘養的，且休要說嘴，俺每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七忙兒。」這金蓮便向炕上與玉樓裝定果盒，不在話下。一番大風波，一時便解行琴童

討將藥來，西門慶看了藥帖，就叫送進來。與月娘、玉樓、月娘便問玉樓：「你也討藥來？」玉樓道：「還是先日那根兒，下首裏只是有些怪疼。我叫他爹對任鑿官說，稍帶兩服九子藥來。我吃月娘道：「你還是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那里管下寒的？」是按下後邊。方知自不路寫至此方一歇手，天不憤矣，含酸矣，乃一朝憤不過，酸不過，而至于微發之後，惟有洗眼看他冷時也，故接一溫秀才之去，為冷熱消息，却說前所宋御史先到了，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御史深謝其燒開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奉送公祖，猶恐見却，豈敢云價？」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茶罷因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畧可否而答之。宋御史次問及有司官員，寫盡末世西門慶道：「卑職只知本府胡正堂民望素著，李知縣吏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對。」宋御史問道：「守備

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為人却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兵雖歷練老成臭味不投還不如濟州判都監青年武舉出身才勇兼備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判都監忠執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望乞公祖青盼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聞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兒吳鐵見任本衙右所正千戶之職昨日委官修義倉例該陞指揮亦望祖公提拔卑職之沾惠恩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類本之時不但加陞本等職級我還保舉他現任管事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判都監并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吏收執分付到明日類本之時呈行我看那吏典又走去了西門慶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不在話下舉盡



人正說話間前所鼓樂响左右來報兩司老爺都到了慌的西門慶即出迎接到所上叙禮這宋御史慢七纏走出花園角門慢七觀上文接太衆官見畢禮數觀看正中擺設大桌一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簇盤甚是齊整周圍桌席俱豐盛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資誠為不足四桌看我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奉補西門慶道豈有此理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奉上茶來衆官又一面差官邀去看七等到午後只見一匹報馬來到說侯爺來了這裡兩邊鼓樂一齊响起衆官都出大門迎接宋御史只在二門相候不一時蓋旗馬道過盡侯巡撫穿衣大紅孔雀戴貂鼠暖耳渾金帶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下轎衆官迎接進去宋御史亦換了大紅金雲白貂帽領犀角帶相讓而入

到于大所上叙畢禮數各官筵參畢然後是西門慶拜見侯巡撫
因前次擺酒請六黃太尉認得西門慶即令官員拿雙紅友生侯
濛單拜帖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雙手接了分付家人捧上去一面
參拜畢寬衣上坐衆官兩傍僉坐宋御史居士位奉畢茶壻下動
起樂來宋御史遞酒簪花捧上尺頭隨即抬下桌席來裝在盒內
差官吏送到公所去了然後上坐獻湯飯割獻花猪俱不必細說
先是叫勤弔隊舞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纔是海鹽子弟上來
磕頭呈上關目揭帖候公分付搬演裴晉公還帶記又是還帶記與請太尉一
樣對照作連環鈕扣章法也唱了一摺下來又割錦纏羊端的花簇錦贊吹彈
歌舞宵韶盈耳金貂滿座有詩爲証

華屋非露亦非烟

歌道行雲酒滿筵

不但紅娥垂玉佩

果然綠鬢插金蟬

侯巡撫只坐到日西時茶酒過數巡歌唱兩摺下來令左右拿五
兩銀子分賞廚役茶酒樂工脚下人等就穿衣起身衆官俱送出
大門看着上轎而去回來宋御史與衆官謝了西門慶亦告辭而
歸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工散了因見天色尚早分付把桌席
休動一面使小廝請吳大舅并溫秀才應伯爵傅夥計甘夥計賁
第傳陳敬濟來坐聽唱又拿下兩桌酒餚打發子弟吃了等的人
來叫他唱四節記冬景韓熙載夜宴陶學士抬出梅花來放在兩
邊桌上賞梅飲酒賞已去之梅也春梅之消息離家存迹矣先是三夥計來傍邊坐下
不一時溫秀才也過來了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來了應伯爵
與西門慶唱喏前日空過衆位嫂子又多謝重禮西門慶笑罵道

賊天殺的狗林你打窗戶眼兒內偷瞧的你娘們好，前本爲告訴
事作竟轉局而此處又是遮蓋筆墨，伯爵道你休听人胡說豈有
處不知又爲告張二官說金蓮地也。此理我想來也沒人指王經道就是你這賊狗骨禿兒乾淨來家
就學舌我到明日把你這小狗骨禿兒肉也咬了說畢吃了茶吳
大舅要到後邊西門慶陪下來向吳大舅如此這般說對宋大巡
已替大舅說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了我又與了書辦三兩銀
子連荆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口許下到明日類本之時自有
意思吳大舅听見滿心歡喜連忙與西門慶唱喏多累姐夫費心
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兒他說既是令親我已定見過分上干
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正是要奉承處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向大姑
子說道你往家去罷了家裡無人如何只顧不去了大姑子道三

姑娘留下叫我過了初三日去哩吳大舅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
四日去便了說畢來到前邊同衆坐下飲酒不一時下邊戲子鑼
鼓响動搬演韓熙載夜演郵亭佳遇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
喬親家爹那里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西門慶隨即下席見
喬通喬通道爹晚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援納例銀子來一
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吏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封
過與胡太尹他就與了劄付來又與吏房銀子做甚麼你還帶回
去一面分付玳安拿酒飯點心管待喬通打發去了話休饒舌當
日唱了郵亭兩摺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看收了家火
就進入月娘房來大姑子正坐的見西門慶進來連忙往那邊屋
裏去了寫月娘連日步上用大姑子相伴真是寫月娘險處西門慶因向月娘說我今日替

你哥如此這般對宋巡按說，他許下除加陞一級，還叫他見任管事，就是指揮僉事。我剛纔已對你哥說了他好不喜歡，只在年終就題本月娘便道沒的說他一個窮衛家官兒，那裡有二三百兩銀子。神妙如畫，金是使西門慶道，誰問他要一百文錢兒，我就對宋御史說是我妻兒，安胎得濟處，他親口既許下無有个不做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幹，我不管你。西門慶便問玉簫：替你娘煎了藥，拿來我瞧着打發你娘吃了罷。安胎得濟處，細思亦是燒香為得濟之本，月娘險矣。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睡自家吃。那西門慶總待往外邊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去？若是往前頭去，趁早兒不要去。他頭裏與我陪過，不是了，只少你與他陪不是去哩。總是一西門慶道：我不往他屋裏去，月娘道：你不往他屋裡去，往誰屋裡去？那



前頭娘母子跟前也省可去。然則一向明知矣，寫着大娘子好不拿話見啞我，說我縱容着你要他，畧你喜歡哩。你又恁沒廉恥的，西門慶道：你理那小淫婦兒怎的。解圍月娘道：你只依我說，今日偏不要你往前邊去，也不要你在我這屋裡，你往下邊李嬌姐房裏睡去，隨你明日去不去，我就不管你。西門慶見恁說無法可處，寫月娘挾制如畫，已將金蓮谷盡矣。只得往李嬌兒房裡歇了一夜。到次日臘月初一日，早往衙門中同何子戶發牌陞所，画卯發放公文。一早辰纔來家，又打點禮物猪酒，并三十兩銀子，差玳安往東平府送胡府尹去。胡府尹收下禮物，即用封過劄付來。西門慶在家請了陰陽徐先生，所上擺設猪羊酒果，燒紙還願心單，細打發徐先生去了。因見玳安到了，看了回帖劄付，上面用着許多印

信填寫喬洪本府義官名目喬木為棺西門死至又寓一富貴有限墓木已如拱矣一面使玳

安送兩盒胙肉與喬大戶家就請喬大戶來吃酒與他劖付瞧又

分付與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謝希太并眾夥計每人都是一盒

不在話下一面又發帖兒初三日請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薛

二內相何千戶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戶王三官兒共十位客叫一

起雜耍樂工四個唱的那日孟玉樓攢了帳遞與西門慶就交代

與金蓮管理他不管了春光去矣因來問月娘大娘你昨日吃了

藥兒可好些月娘道怪不的人說怪浪肉平白叫人家漢子捏了

捏手今日好了與金蓮一樣身分醜絕頭也不疼心口也不發脹了玉樓笑

道大娘你原來只少他一把兒連大娘子也笑了西門慶拿了捲

的帳來又問月娘月娘道該那個管你交與那個就是了來問我

忽的誰肯讓的誰未釋然這西門慶方打帳兌三十兩銀子三十

吊錢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良久喬大戶到了西門慶陪他所

上坐的如此這般拿胡府尹劖付與他看七見上寫義官喬洪名

字援例上納白米三十石以濟邊餉滿心歡喜連忙向西門慶打

恭致謝多累親家費心容當叩謝因叫喬通好生送到家去又說

明日若親家見招在下在此冠帶就敢來陪可知其不敢來西門

慶道初三日親家好及早些下降一面吃茶畢分付琴童西廂書

房裏放桌兒親家請那裡坐還暖些同到書房纔坐下只見應伯

爵到了敘了幾分人情交付西門慶說此是列分奉賀哥的分資

西門慶接了看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

孫寡嘴常峙節白賚光李智廣四杜三哥新添三位共十分人情明將



第一總熱結文字一總惹頓住熟字下文出脫溫秀才去方是熱
 結一回已完溫氣全無冷事總動頭但西門冷時安得一親哥嫂
 相遇于縣西門慶道我這邊還有吳二舅沈姨夫門外任鑿官花
 門前也哉
 大哥并三个夥計溫葵軒也有二十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一面
 合左右收進人情去使琴童兒拿馬請你吳大舅來陪你喬親家
 爹坐因問溫師父在家不在來安兒道溫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
 不又點不一時吳大舅來到連陳敬濟五人共坐把酒來斟桌上
 擺列許多下飯飲酒中間西門慶因向吳大舅說喬親家恭喜的
 事今日已領下劄付來了容日我這裡備禮寫文軸咱每從府中
 迎賀迎賀喬大戶道惶恐甚大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
 本縣衙差人送曆日來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回帖賞賜打
 發來人去了應伯爵道新曆日俺每不曾見哩西門慶把五十本



折開與喬大戶吳大舅應伯爵三人分了伯爵看七開年改了重

和元年該閏正月

記清為西門死日點晴也

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飲酒至

晚喬大戶先辭家去

是新得是官景像

西門慶陪吳大舅伯爵坐到起更時

分方散分付伴當早侯侯備馬邀你何老爹到我這裏起身同往

郊外送侯爺留下四名排軍與來安春鴻兩個跟大娘轎往夏家

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

直來是連日放心不下者

那婦人未等他進房就先

摘了冠兒亂挽烏雲花容不整脂粉懶施渾衣兒揉在床上

不知何故

看金蓮假處却使人偏恨

房內燈兒也不點靜悄七的西門慶進

來便叫春梅不應只見婦人睡在床上叫著只不做聲

婦人技量

獨恨月娘之勝于金蓮也

西門慶便坐在床上問道怪小油嘴你怎的恁个腔

見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扯起他來說道你如何悻七的那婦



人便做出許多嬌張致來把臉扭着止不任紛七香腮上滾下淚
來反觀月娘有那西門慶就是鉄石人也把心來軟了連忙一隻
 手摟着脖子說怪油嘴好七兒的平日你兩個合甚麼氣那婦人
 半日方回說道誰和他合氣來他平日尊起个不是對着人罵我
 是攔漢精趨漢精連日止見月娘話滿耳忽然金蓮發聲却趨了
 你來了他是真材寔料正經夫妻誰叫你又到這屋裏做甚麼
 你守着他去就是了省得我把攔着你說你來家只在我這房裡
 纏早是肉身盼着你這几夜只在我這屋裡睡來不憤白眉赤眼
 在此兒的嚼舌根一件皮襖也說我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是
 使的奴才丫頭莫不往你屋裡與你磕頭去映如為這小肉兒單
 了那賊賸淫婦也說不管偏有那些声氣的你是一個男子漢若是

有主張一拳住定那裡有這些閒言帳語然則如何
 柱定哉怪不的俺每
 自輕自賤常言道賤裡買來賤裡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趨將你豕
 來與你家做小老婆不氣長中直將茶房
 一提你看昨日生怕氣了他在
 屋裡守着的是誰請大鑿的是誰在跟前揷掇侍奉的是誰苦惱
 俺每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裡也沒个人兒來做問補連日這
 情事這
 个就是出那人的心來了還叫我含着眼淚兒走到後邊與他賠
 不是說着那桃花臉上止不住又滾下珍珠兒倒在西門慶懷裡
 嗚七咽七哭的擗鼻涕彈眼淚金蓮一味軟圈反西門慶一面摟
 襯月娘硬拿生制抱着勸道罷麼我的兒我連日心中有事你兩家各省一句兒就
 罷了你叫我說誰的是是周旋月
 娘處語昨日要來看你他說我來與你
 賠不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房裡睡了一夜雖然我和人睡一

片心只想着你婦人道罷麼我也見出你那心來了一味在我面
上虛情假意倒老還疼你那正經夫妻他如今見替你懷着孩子
俺每一根草兒拿甚麼比他金蓮亦被西門慶摸過脖子來親了
个嘴道小油嘴休要胡說只見秋菊拿進茶來西門慶便道賊奴
才好乾淨兒如何叫他拿茶因問春梅怎的不見婦人道你還問
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遊氣兒那屋裡倘着不是帶今日三四
日沒吃點湯水兒了一心只要尋死在那裡說他大娘對着人罵
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三四日了這西門慶听了說道真个
婦人道莫不是哄你不成你瞧去不是這西門慶慌過這邊屋裡
只見春梅容粧不整雲鬢歪斜睡在炕上西門慶叫道怪小油嘴
你怎的不起來叫着他只不作声推睡又是一被西門慶雙臂抱

將起來那春梅從醉子裡伸腰一个鯉魚打挺險些兒沒把西門
慶掃了一交是其傲早是抱的牢有護炕倚住不倒春梅道達七

放開了手你又來理論俺每這奴才做甚麼也玷辱了這你兩隻
手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大娘說了你兩句兒罷了只顧使性起
兒來了說你這兩日沒吃飯春梅道吃飯不吃饭你管他怎的左
右是奴才貨兒死便隨他死了罷不憤奴才我做奴才也沒幹

壞了甚麼事並沒叫主子罵我一句兒打我一下兒做甚麼爲這
台遍街搗遍巷的賊賭婦叫大娘這等罵我嗔俺娘不啻我莫不
爲瞎淫婦打我五板兒各人有心等到明日韓道國老婆不來便
罷若來你看我指着他一頓好罵原來送了這瞎淫婦來就是个

禍根反根所罵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深寫誰曉的

爲他合起氣來春梅道他若肯放和氣些我好罵他七小量人家
西門慶道我來這裡你還不倒鍾茶兒我吃那奴才手不乾淨我
不吃他倒的茶春梅道死了正屠連毛吃猪我如今走也走不動
在這裡還叫我倒甚麼茶西門慶道怪小油嘴兒誰叫你不吃些
甚麼兒因說道咱每往那邊屋裡去我也還沒吃飯哩叫秋菊後
邊取菜兒篩酒烤果煠餅兒炊鮮湯咱每吃于是不繇分訴拉着
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分付秋菊拿盒子後邊取吃飯的菜兒去不
一時拿了一方盆菜蔬來西門慶分付春梅把肉鮮折上几絲雞
肉加上酸筍韭菜和成一大碗香噴噴餛飩湯來放下桌兒擺上
一面盛飯來又烤了一盒果餡餅兒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春
梅在傍陪着同吃三个你一盆我一盞吃到一更方睡內有許到



次日西門慶起早約會何千戶來到吃了頭腦湯起身同往郊外
送侯巡撫去了吳月娘先送禮往夏指揮家去然後打扮坐大轎
排軍喝道來安春鴻跟隨來吃酒看他娘子兒不在話下且說玳
安王經看家將到晌午時分只見縣前賣茶的王媽七領着何九
來大門首尋問玳安老爹在家不在家玳安道何老人家王奶七
武二來算帳矣故用兩人來一鬧便散故也接此一段見此一鬧是散場局面也稀罕今日那陣風兒吹
你老人家來這裡走七王婆子道沒勾當怎好來撻門撻戶今日
不因老九爲他兄弟的事要央煩你老爹老身還不敢來玳安道
老爹今日與侯爺送行去了俺大娘也不在家你老人家站七等
我進去對五娘說聲進入不多時出來說道俺五娘請你老人家
進去哩王婆道我敢進去你引我引兒只怕有狗那玳安引他進



入花園金蓮房門首揭開簾子又映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石 臥免兒映冬日 穿着一身錦段衣裳揀抹的粉粧玉琢為毛青大 哭正在炕上脚踏着炉台兒坐的進去不免下禮不免二 慌的婦 人答禮說道老王免了罷免了罷三字又妙王婆本意免了所以 了那婆子見畢禮坐在炕邊頭婦人便問怎的一向不見你王婆 子道老身心中常想着娘子只是不敢來親近問添了哥也一語 不曾 便入婦人道有倒好了小產過兩遍說 還不曾問你兒子有了 親事未為下文 王婆道還不曾與他尋他跟客人淮上來家這一 年多家中積遺了些買個驢兒胡亂磨些麵兒賣來度日因問老 爹不在家了婦人道他今日往門外與撫按官送行去了他大娘 也不在家有甚話說王婆道何老九有椿事央及老身來對老爹

說他兄弟何十吃賊拔了西門慶獨無兄 見拿在提刑院老爹手 裡問拔他是窩主本等與他無干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豁分豁 賊若指扳只不准他就是了何十出來到明日買禮來重謝老爹 有個說帖兒在此一面遞與婦人婦人看了說道你留下等你老 爹來家我與他瞧婆子道老九在前邊伺候着哩明日叫他來討 話罷婦人一面叫秋菊看茶來須與秋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 吃了那婆子坐着說道娘子你這般受福勾了秋風話又是 婦人 道甚麼勾了不惹氣便好成日毆氣不了在這里見得意 婆子道 我的奶也你飯來張口水來濕手這等插金戴銀呼奴使婢又惹 甚麼氣婦人道常言說得好三衙兩塊大婦小妻一個碗內兩張 匙不是湯着就抹着如何沒些氣兒婆子道好奶也你比那個不

聰明趁着老爹這等好時月你受用那里是那里此一句豈特喚醒金蓮

說道我明日使他來討話罷于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王二人插謂間寫

盡人情你多坐回去不是那婆子道難為老九只顧等我不坐罷改

日再來看你那婦人也不留他留兒就放出他來了王婆此來原為下文作引

到了門首又叮嚀玳安玳安道你老人家去我知道等俺爹來家

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話罷于是和王婆一路去了

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到金蓮房看了帖

子交付與答應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稟我一面又令陳敬濟發

初三日請人帖兒瞞着春梅寫春梅寵處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

并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對着他說是與申二姐的叫他休惱那

五六兒笑嚙也接了說他不敢惱多上覆爹娘冲撞他春梅姑娘

俱不在言表妙至晚月娘來家先拜見大衫子眾人然後見西門

慶道了萬福就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夫好不喜歡今日也有

許多親隣堂客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明日送來

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搬取家小上京說了又說好友央賁

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賁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

出跳的好个身段兒頃道他傍邊捧着茶把眼只顧偷瞧我我也

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叫他改換的名字叫做瑞雲過了與你

西門奶也磕頭他總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个頭我與了他兩

枝金花兒夏大人娘子好不喜歡抬舉他也不把他當房裡人只

做親兒女一般看他西門慶道還是這孩子有福若是別人家手

裡怎麼容得不罵奴才少椒末兒又肯抬舉他人各有心寫絕可知西門之待月娘



今非真心不過以其有肺耳然被月娘聽了一眼說道啾說嘴的
則月娘安胎之好爲何如哉寫月娘連日得意處西門慶笑了說道他
貨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姐兒了日得意處借了賁四押家小去我線鋪子叫誰看月娘道閉兩日也罷了西
門慶道閉兩日阻了買賣近年近節細絹絨線正快如何閉閉了
鋪子到明日再處說畢月娘進裡間脫衣裳摘頭走到那邊房內
和大妗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參見磕頭是日西門慶在後邊雪
娥房中歇了一夜雪娥房中一歇而瓶兒死再歇早往衙門中去
了只是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玳安一兩銀子玳安道昨日
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日到衙門中敢就開出你兄弟來了你往
衙門首伺候何九听言滿心歡喜一直走到衙門前去了西門慶
到衙門中坐所提出強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大板把何十開

出來放了何十有兄武大能無弟乎已爲金蓮一照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
強盜會在他寺內宿了一夜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
柳樹上報有詩爲証

宋朝氣運已將終

執掌提刑甚不公

畢竟難逃天下眼

那堪激濁與揚清

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个唱的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齊香
兒日到晌午就來了都到月娘房內與月娘大妗子衆人磕頭月
娘擺茶與他們吃了正彈着樂器唱曲兒與衆人所忽見西門慶
從衙門中來家進房來四个唱的都放了樂器笑嘻嘻向前與西
門慶磕頭坐下月娘便問你怎的衙門中這咱纔來西門慶告訴
今日問理好儿椿事情因望着金蓮說昨日王媽也來說何九那

兄弟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強盜還扳扯他教我每人打了二十夾了一夾拿了門外寺裡一個和尚頂缺明日做文書送過東平府去又是一起奸情事又為敬濟一描見何九王婆雖來不着敬濟猶不能死也一路接脈甚是文母養女婿的那女婿不上二十多歲名喚宋得原蓋云送敬濟直送金蓮至永福寺內也與這家是養老不歸家女婿落後親文母死了娶了個後文母周氏不上一年把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這女婿暗通姦後因為責使女被使女傳于兩隣總首告官今日收了供招都一日送過去了這一到東昌府姦妻之母係細麻之親兩個都是絞罪潘金蓮道要着我把學舌的奴才打的攔糟心的問他個死罪也不多你穿青衣抱黑柱一句話就把主子弄了心事如見却又描秋菊敗露西門慶道也吃我把那奴才撻了幾椽子好的為你這奴才一時小節不完喪了兩個人性命月娘道大不正則小不敬母狗不掉尾公狗不上身大凡還是女人心邪若是那正氣的誰敢犯他又為後文月娘逐金蓮伏線四個唱的都笑道娘說的是就是俺這邊唱的接了孤老的朋友還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又我特比金蓮也說畢擺酒與西門慶吃了忽听前所鼓樂响荆都監來了西門慶連忙冠帶出迎接至所上叙禮分賓主坐下茶罷如此這般告說宋巡接收了說帖已慨然許下執事恭喜必然在途荆都監所了又下坐作揖致謝老翁費心提携之力銘刻難忘西門慶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荐言一二宋公心有主意談話間忽報劉薛二公公到鼓樂迎接進來西門慶相讓入所叙禮二內相皆穿青線絨蟒衣寶石縵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備到了一處叙話



青線絨蟒衣寶石縵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備到了一處叙話

荆都監又向周守備說回泉厚情昨日宋公在尊府擺酒會稱頌公之才猷宋公已留神于中高轉在卽周守備亦欠身致謝不盡落後張團練何千戶王三官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戶陸續都到了喬大戶冠帶青衣四个伴當跟隨進門見畢諸公與西門慶拜了四拜家人問其恭喜之事西門慶道舍親家在本府援例新受恩榮義官之職周守備道回泉合親吾輩亦當奉賀人情可嘆喬大戶道蒙列位老爹盛情豈敢動勞說畢各分次序坐下遍遞了一道茶然後通酒上坐錦屏前玳筵羅列回堂內宝玩爭輝堦前動一派笙歌席上堆滿盤異果良久通酒安席畢各歸席坐下王三官再三不肯上來坐西門慶道得語今日在舍叔借一日陪諸公上坐王三官必不得已左邊垂首坐了須臾上擺湯飯下邊

教坊撮弄雜耍百戲上來良久纔是四个唱的拿着銀箏玉板放嬌声當筵彈唱正是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當日劉內相坐首席也賞了許多銀子飲酒為歡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四个唱的都在月娘房內彈唱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个唱的去臨去見西門慶在房上拜見拜見西門慶分付鄭愛月兒你明日就拉了李桂姐两个還來唱一日鄭愛月兒就如今日有王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唱笑道爹你兵馬司倒了牆賊走了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鄭月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見那醜冤家怪物

西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總好若有那怪攘刀子的俺們不來又與桂姐對針說畢磕了頭去了西門慶看着收了家火郎

到李瓶兒那邊和如意兒睡了一夜虛描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早往衙

門送問那兩起人犯過東平府去回來家中擺酒接連寫几席又與開宴時相對

請吳道官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任監官溫秀才應伯爵

并會眾人李智賁四杜三哥又一總會中人所云結住熱結內一熱字下寫冷字再觀其用溫秀才去

點晴并家中三個夥計十二張桌兒席中止有李桂姐吳銀兒鄭

愛月兒三個粉頭遞酒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遞酒

中間忽平安兒來報雲二叔新襲了職來拜爹送禮來又結果月娥也總之

撒發是散場大開鍵處此西門慶所言忙道有請只見雲裡守穿

着青紵絲補服員領冠冕着腰繫金帶後面伴當抬着禮物先遞

上禮帖與西門慶觀看上寫新襲職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

下生雲裡守頓首百拜謹具土儀貂鼠十個海魚一尾蝦米一包

臘鴨四隻臘鴨十隻油紙簾一架少申芹敬西門慶即令左右收

了連忙致謝雲裡守道在下昨日總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爹于是

四雙八拜說道蒙老爹莫大之恩些少土儀表意而已然後又與

眾人叙禮拜見西門慶見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他與吳二舅一

桌坐了連忙安鍾筋下湯飯脚下人俱打發攢盤酒肉因問起發

喪替職之事這雲裡守一一數言家兵部余爺憐先兄在鎮病亡

祖職不動還與了个本衙見任僉書西門慶歡喜道恭喜恭喜容

日已走來賀當日眾人席上每位奉陪一杯又令三個唱的奉酒

須臾把雲裡守灌的醉了那應伯爵在席上如線兒提的一般起

來坐下又與李桂姐鄭月兒彼此互相戲罵不絕當日酒筵笑聲
花攢錦簇觥籌交錯要頌至二更時分方纔席散打發三個唱的
去了西門慶歸上房宿歇到次日起來遲正在上房擺粥吃了穿
衣要拜雲裡守只見玳安來說賈四在前邊請爹說話西門慶就
知爲夏龍溪送家小之事一面出來所上只見賈四向袖中取出
夏指揮書來呈上說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七家小往京裡去小
人稟問老爹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叙其濶別謝
其早晚看顧家下又借賈四携送家小之事因說道他既央你你
怎的不去因問几時起身賈四道今早他大官兒叫了小人去分
付初六日家小准起身小人也得半月纔回來說畢把獅子街舖
內鑰匙交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你去我叫你吳二舅來替你開

兩日罷那賈四方纔拜辭出門往家中收拾行裝去了西門慶就
冠冕着出門拜雲指揮去了那日大妗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
候也是合當有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送出門首上
轎只見畫童兒小廝躲出門傍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顧扯他那
小廝越扯越哭起來被月娘等所見送出大妗子去了他罵平安
兒賊囚你平白扯他怎的惹的他恁怪哭平安道溫師父那邊叫
他七白不去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叫他好七去罷因問道小廝
你師父那邊叫去就是了怎的哭起來那畫童嚷平安道又不關
你事我不去罷了你扯我怎的妙如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廝
又不言語金蓮道這賊小囚兒就是个肉倭賊你大娘問你怎的
不言語被平安向前打了一个嘴巴那小廝越發大哭了月娘道

怪囚根子你平白打他怎的你好叫他說怎的不去正問着只見玳安騎了馬進來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玳安道被雲二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送衣裳來了要帶毡巾去看見畫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號陶痛也是的平安道對過溫師父叫他不去反哭罵起我來了玳安道我的哥溫師父叫你仔細有名的溫屁股他一日沒屁股也不成的你每常怎麼挨他的今日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怪囚根子怎麼溫屁股玳安道娘只問他就是那潘金蓮得不的風兒就是兩兒一面門過面童兒來只顧問他活是金蓮小奴才你寔說他叫你做甚麼你不說看我叫你大娘打你逼問那小厮急了說道他只要哄着小的把他那行貨子放在小的屁股裡弄的張七的疼起來我說你還不快拔出來他又不肯拔只顧來

回過叫小的扯出來跑過來他又來叫小的月娘听了便喝道怪

賊小奴才兒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也有這六姐只管審問他說的

碎死了我不知道還當是好話兒側着耳朵兒听他這蛮子也是

个不上芦葦的行貨子人家小厮與你使却背地幹這个營生是

娘不見金蓮道大娘那个上芦葦的肯幹這營生冷舖騰的花子

總這般所為是金蓮不孟玉樓道這蛮子他有老婆怎生這等漫

廉恥是玉樓不金蓮道他來了這一向俺个就沒見他老婆怎生

樣兒平安道娘每會勝也不看見他七但往那里去就鎖了門住

了這半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了一遭沒到晚就來家了

往常几時出个門兒來只好晚夕門首倒馬子走七兒罷了金蓮

道他那老婆也是个不長俊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沒見个

天日兒敢每日只在屋裡坐天牢哩說了回月娘同眾人回後邊
去了西門慶約莫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問道雲夥計
留你坐來西門慶道他在家見我去旋放桌兒留我坐打開一罈
酒和我吃如今衙中則南岡陞了他就挨着掌印明日連他和喬
親家就是兩分賀禮眾同僚都說了要與他挂軸子少不得叫溫
葵軒做兩篇文章買軸子寫月娘道還纏甚麼溫葵軒烏葵軒哩
平白安扎恁樣行貨子沒廉恥傳出去叫外人知道把醜來出盡
了西門慶所言說了一跳便問怎麼的月娘道你別要來問我你
問你家小廝去此後寫月娘總是不堪西門慶道是那個小廝金蓮道情知
是誰画童賊小奴才俺去送大妗子去他正在門自哭如此這般
溫菴子弄他來西門慶听了還有些不信便道你叫那小奴才來

等我問他一面使玳安兒前邊把画童兒叫到上房跪下西門慶
要拿梯子梯他便道賊奴才你寔說他叫你做甚麼画童兒道也
叫小的要灌醉了小的幹那小營生兒西門與金蓮做者大營生乎今日小的
害疼躲在來了不敢去他只顧使平安叫又打小的叫娘出來看
見了他常時問爹家中各娘房裡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爹家中
擺酒他又教唆小的偷銀器家伙與他又某日他望倪師父去把
爹的書稿兒與倪師父瞧倪師父又與夏老爹瞧種上總欲其去也必寫其去者
蓋云我此後全不寫其有溫氣也沈熟也乎這西門慶不听得罷听了便道画虎画皮
難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把他當個人看誰知他人皮包狗骨
東西要他何用一面喝令画童兒起去分付再不消過那邊去了
那画童磕了頭起來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向月娘道怪道前日翟

親家說我机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沒人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
泄與人我怎的曉得這樣狗骨禿東西平日養在家做甚麼月娘
道你和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平白招攬个人在家養活只爲
寫禮帖兒饒養活着他還教他弄乾坤兒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
日叫他走道兒就是了一面叫將平安來分付對過對他說家老
爹要房子堆貨叫温師父轉尋房兒便了等他來見我你在門首
只回我不在家那平安兒應諾去了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賁四
來辭我初六日起身與夏龍溪送家小往東京去我想來線舖子
沒人倒好叫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好不好月娘道好不好隨你
叫他去我不管你省的人又說照顧了我的兄弟至此猶以醜筆
寫月娘作者真是不顧月娘極西門慶不所于是使棋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
力寫醜之也

說吳二舅到在前所陪他吃酒坐的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同來
昭早往獅子街開舖子去不在話下却說温秀才見畫童兒一夜
不過來睡心中省恐到次日平安走來說家老爹多上覆温師父
早晚要這房子堆貨叫師父別尋房兒罷這温秀才听了大驚失
色就知画童兒有甚話說穿上衣巾要見西門慶說話平安兒道
俺爹往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温秀才又衣巾過來伺
候具了一篇長柬遞與琴童兒琴童兒不敢接說道俺爹纔從衙
門中來家辛苦後邊歇去了俺每不敢稟這温秀才就知疎遠他
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還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此後真是
温氣全無
處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

所入
圖
書

